

潜情书

苏伟贞

过站不停

在爱你这件事上，
我没有办法一心一意持续于一种状态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过站不停

苏伟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过站不停 / 苏伟贞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1

ISBN 978-7-02-008614-6

I. ①过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91214 号

责任编辑:宋 强
特约策划:陶媛媛
封面设计:高静芳
封面摄影:苏立信

过站不停

苏伟贞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1

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02-008614-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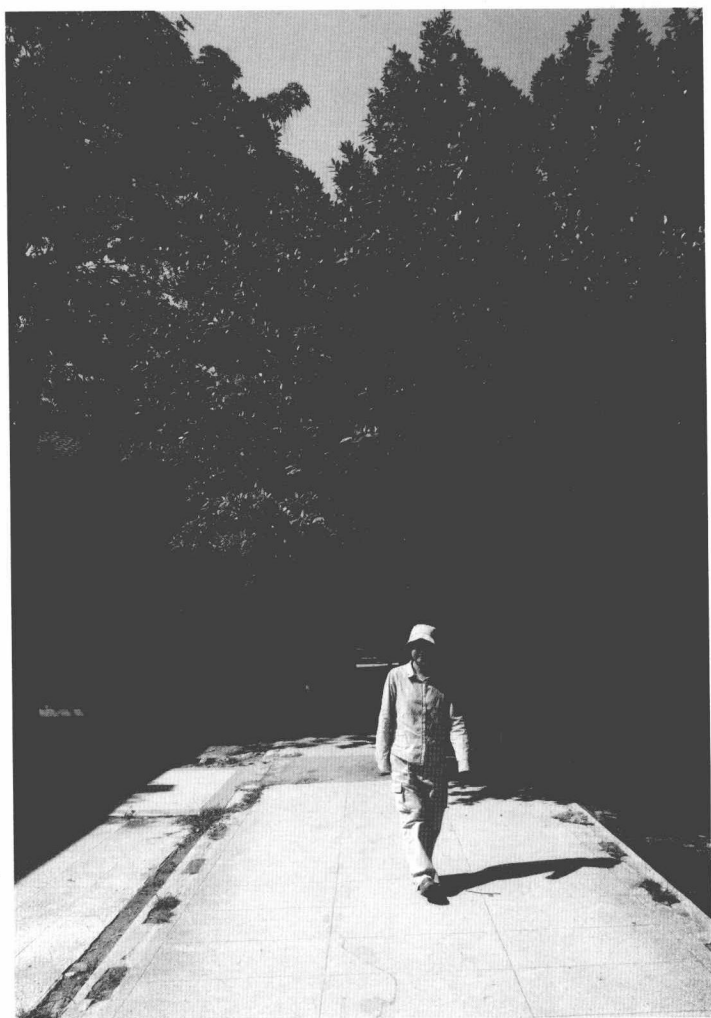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过站不停

—

苏伟贞
作品系列



含羞草与潜情书	1
过站不停	5
潜情书之一:本能生活	27
潜情书之二:精神勾引	49
潜情书之三:不明显的性格,再没有爱情神话	73
潜情书之四:真实的情况	101
潜情书之五:爱为什么要让别人知道	115
潜情书之六:时间的限制	145
潜情书之七:他的方向就是我的方向	163
潜情书之八:开始与结束	175

含羞草与潜情书

一九八二年五月,《人间有梦》开始在《妇女杂志》连载,并且以同名于一九八三年在其关系出版社出版。因某些理由,多年后,我“耿耿于怀”地将此篇小说改写修订的同时,意外的,这本书的版权突获收回,然而修订的工程已经不能停手,我仍决定继续,并且放弃集中其他短篇,单独修改《人间有梦》这篇中篇小说,我希望它以独立的篇章出书。定稿后,改为《过站不停》,就是这本集子。面对改写的矛盾过程,我不能说“悔其少作”,因为毕竟当年也不年轻了,我稍能释怀于自己继续改下去的信念是——在小说写作的历史上,不乏重写短篇为中、短篇,或以新的角度重写某个题材者。张爱玲的《金锁记》是一个例子。因此就真实的意义上来说,修订小说内容,毕竟也有新的创作的影子吧?而以另一面心理因素而言,我不禁想到“孩子是自己的好”这一属于情感上的象征意象——含羞草叶片因失

去水分及补充水分的复合与张开。无论实质与象征,多年前失水的章节,经过缓慢的自愈后,在创作的叶枕上注入新的水分而重新张开自己。

我对这篇小说中情节的发生、情感的描述,当然已不复当年情怀。我仍能记忆,那已是另一回事。因此,无论我有多么强烈的修改意愿,我努力做的都是保持当年的情怀痕迹。我深信人的创作一如人的本能情感,是原始而自然的,但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不同的阶段性的原始图腾,我们无须在三十岁时去修改已经发生过的二十岁的心境。经过修订且你也较能控制的现状并不一定是好的,没有办法重来一次而失控的过去不一定是坏的。我们都会在其中得到一些什么,也失去一些什么。我想,对整体人类来说,并不重要,只对你个人有意义吧?

我做的比较多的,是另外加入新写的观念性的信件,共八篇,整辑定名——“潜情书”。信件跟着小说情节走,同时诠释小说中某段情感的发生。八篇同时也可以是的篇章。的确,人生有许多难以言传的情爱心理,如永远的心底独白,亲近如三生石上缘定,亦无以和盘托出。这样的心理独白,抽离于小说情节之外,也可以单独存在,我一向认为这样表现情感的方式有理智成分,而小说本身,我想不妨说它是完全的感性吧。

人生的情感架构,应当有感性的水分,也有理性的钢骨,不可能是完全的情感。“潜情书”是我为小说注入的水分,帮助小说舒展自己。每一封信件,我在下笔之初便将它当成一个主题来写,我希望它能表达独立的气息,不妨碍小说发展,也不妨碍阅读,当然,它也不必那么地具有辅助性。在这本集子中,我希望它们既能复合,也能有个体魅力。

时间真是最好的缓冲剂,关于这本小说集在六年之后以新的更完整的面貌出现,我想,除了时间,我们无法强硬致之。我特别要感谢叶步荣先生的耐心等待。噢!还有曼伦那不可言说的感染力及赋予这本书的整体安排意见,对我来说永远重要。另外,要谢谢义芝慷慨地将他的诗名“潜情书”借我一用,我不免要说,以“潜情书”为辑名,安定了整个的书信精神。

又是一年开头,一九九一年了,在新春伊始翻开这本书的扉页,对我而言,不啻如黎明即起、晴朗分明的一天开始。但愿也有个好的结束。

这一生,我期待含羞草般的复合与展开。对一名写作者来说,那过程并不代表世俗标准所定义的开始与结束。

过站不停

薛敬：

已在昨天正式宣布我成为首席导播，至此地步，距离我悠游人间的梦土是越来越远了。有机会，我会到东南亚或国外任何地方休假，但是不会回枫港。

你呢？还有多久回来？还是非要念个学位才回来？

台北经常下雨，足以令一个正常人身心俱疲。台北多雨，你一向都知道的。

你一定愿意听听李磊的消息吧？她仍在拍戏，转向电影发展去了，我到今天没和她面对面见过，她似乎也在躲我，我见她的意愿一直不高，恐怕她心底十分清楚。

张及同离婚了，离开电视台，自己在外开传播公司，经常到公司来走动，想做节目。我碰到他总是不予理睬，没办法，我对他一点兴趣与耐性都没有。

讲了这么多，无非报导实况。写信是我现在唯一所保

持的以前的习惯,只有写信给你才觉得自己还清醒地活着。当然,这些信的书写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,现在,我只有生活状态,没有心理状态。

再谈

祝

都好

先文敬上



先文决定暂离台北回去枫港那年是她二十七岁的一个春天,也可以说是生命旅次中一个注定的过站。在这之前整整五年,她因为大学时代表现优异,毕业后直接进了电视公司,五年内,她由助理指导升现场指导,过两年,坐上导播椅再自然没有了。这五年当中,甚至从十年前离开枫港到现在,表面看上去一切很好,如同一部流畅的电影倒叙——对于角色的行为诠释,甚至连依据都不必,外表看上去很好也就足以说明一切了,任何语言俱多余。她自己也知道,这个时代似乎光剩下一幅画面,没有说明,没有文字,光有画面。在这个画面里的任何人都可以下自己的注解,不必听别人的,甚至不必听自己的。奇怪的是有一天,她忽然听到一个声音,声音是她的,那声音对她说:“好累!”又加上一句:“真乏味!”这声音说突然又并不突然,

她身上早有这个按钮，在某个定时，她触碰到了。

她想到一个故事，一个富极了的君王将儿子带到一片土地前，对儿子说：“你骑马奔去，跑得得到的地方都是你的。”

如果她看得到的地方都是她的，那么她看到的是栉比鳞次的屋顶、忙碌的脚步、不安的人群、纷杂的色彩。没有人在乎是不是还有明天。这些不安甚至在黑夜里仍活着，成为一股巨大的呼吸声。

最后那匹马跑死了吧？谁也得不到什么。讲故事的人的最终目的是不是这个？

她想着想着，倏地笑了，觉得自己疯了，为这么一件不像事情的事思考。但是真累，她的身体知道。在这段日子里，她患了严重的感冒、头痛、神经痛，最后是肠胃炎。她的心尚未垮掉，身体先垮了。



童先文戴上耳机，薛敬涩哑的嗓音由副控室传来：“可以了。”

她惯性地抬头朝副控室比了一个 OK 的手势，结束了三个

小时的录影。她将耳机往摄影师座上一挂,径自出了二号摄影棚。头顶上的场灯在她背后逐个熄灭,一场心血的证据,顷刻间消失殆尽。下一场录影早已待命,立刻接上来搭景。长年累月使用之下,派拉风、景片上千疮百孔,洗尽铅华般落拓不堪,原形毕露。可是没关系,内搭景的模样,连摄影机都不会有意见,何况有生命的观众。有生命就能自圆其说吧?!

再不然,景不好、服装不对,就多给演员点特写。皆大欢喜。都说人生如戏,假戏真做不也还是人生?却不能不提防真真假假。出了摄影棚,先文拖着一根清官式的大辫子,甩甩头,仿佛就把所有的真真假假留在门后。

她有意绕了远路,一路走进副控室前,不时碰见化了妆的男、女演员,有些在擦肩过去之后,才猛然想起是谁,就这样记不住,还永远有新面孔。她对长江前后浪、新旧代谢这些名词完全没意见,知道扮相、化妆、电视人生全是假的,它们像视觉暂留,过了这站又是另一个新的天地。保持一张笑脸到副控室之前,有一名演员手持布袋木偶经过,先文视同常人,朝木偶微笑点头。她太了解偶像的重要性了,所有的人或物在电视荧幕上都只是工具,又可能是偶像,这样偏颇的归类,连她自己也不能满意,可是——她想,这段远路是她自找的。